

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
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
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让人
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
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



一边是夕阳的灿烂，
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
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
『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
如今都蕴积在这套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第四卷

谢冕 钱理群 主编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序	谢冕	一
序	钱理群	四
小说		
芦焚	一吻	三
	邮差先生	九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一一
	传家宝	二二
孙犁	荷花淀	
	白洋淀纪事之二	三一
孔厥	受苦人	三七
徐訏	风萧萧(存目)	
	鬼恋	四二
还珠楼主	蜀山剑侠传(存目)	
秦瘦鸥	秋海棠(存目)	
无名氏	野兽,野兽,野兽(存目)	
汪曾祺	戴车匠	八一
钟理和	假黎婆	八八
散文		
萧红	回忆鲁迅先生	九九

冯至	山村的墓碣	一二三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一二五
张爱玲	公寓生活记趣	一二八
	烬余录	一三二
	更衣记	一四〇
沈从文	生命	一四六
	灰	一四八
梁实秋	雅舍	一五二
	下棋	一五四
钱钟书	窗	一五六
废名	五祖寺	一五八
周作人	无生老母的信息	一六一
	石板路	一六八
纪果庵	小城之恋	一七一
文载道	夜读	一七六
杨必	光	一八〇
南星	来客	一八四
沙汀	随军散记(节选)	一八六

赵树理 孟祥英翻身(现实故事) 二二三

诗歌

田间 给战斗者 二三七

艾青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二四七

手推车 二五〇

我爱这土地 二五一

冯至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二五二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二五三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二五四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二五四

郑敏 金黄的稻束 二五六

陈敬容 划分 二五六

出发 二五七

杜运燮 井 二五九

阿垅 纤夫 二六〇

穆旦 赞美 二六六

诗八首 二六八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二七一

被围者 二七二

森林之歌 二七四

李季 王贵与李香香 二七七

戏剧

曹禺 北京人 三一五

谢冕

序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都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深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 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都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经典”一词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了。其实,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置那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但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过具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的永恒

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品。由于考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保留和传达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但百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编者又是忐忑不安的。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崔道怡、陈骏涛、樊发稼等各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年6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

钱理群

序

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不能不怀着庄严的历史感的。

此刻想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新、旧文学（也即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价值与它们彼此的关系，曾经有过多少争论，而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记得五四时期，争论的一方，曾寄希望于“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世纪末，是可以进行科学的总结的时候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是一个无声的发言：请看事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新文学在诞生伊始，曾因其异端性而不被承认。有人轻蔑地将其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自止”。有的则因为新文学将“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文学语言而断然不许它进入文学的殿堂。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当年新文学的开创者们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胡适：《〈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因此他们以“拿出实绩”互勉与自励，为此做出了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终于显现在这里了：这确实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从文学观

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都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它不仅已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强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养料，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文学史，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师们并肩而立，并且有了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此参与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人们可以对新文学作家、作品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感到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也可以因为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的不成比例而感到惋惜（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人类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学——的积累，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人们却不能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不能否认这一基本的历史结论，而且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一切有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对新文学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新文学的提倡，将“尽废古书”；今天似乎也还有人在嘀咕：五四新文学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事实（仍然是事实！）已经证明，这至多不过是杞人之忧。古书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它们中的经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如谢冕先生所说，即使在本世纪，古典文学也有过“最后的辉煌”，一些旧的形式（如古典诗词）也在继续焕发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已经作为一种传统融入了新文学的创造。你面对着的这些新文学作品，在赞叹它的新质的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是中国民族的，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正是它的革新、创造，才使得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抱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变革的方式，或渐变，或激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必须变，变革后而有新生，这是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吧？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把它选辑成册，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我们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

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正因为意识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甚至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编选前,我们在北大部分研究生、进修教师、外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调查;提出初稿后,也广泛征求过同行的意见,除了老一辈的严家炎、樊骏、王信、刘增杰诸先生,同辈的赵园、吴福辉、王晓明、杨义、蓝棣之、汪文顶、胡润森诸学友外,也还有薛毅、罗岗、解志熙、李怡、孔庆东、吴晓东、范智红等年轻学者。特别应提及的是,第一卷近代文学部分的选目更是得到了张中、夏晓虹、陈平原等老同学及研究生王枫、谢茂松的具体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烙印自然也是明显的。我们深知,编选(筛选)工作将不断进行,本选本的意义大概仅在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样一个课题;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1996年7月26日写于燕北园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四卷

小说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北京大学出版社

芦 焚

一 吻

是民国二年三年或是四年，我知道的不十分仔细。你去设想那个好时代罢，在生活简单安逸的果园城，就是辛亥革命也不曾惊动它的居民，只一夜间，人们说他们自由了，成了老大中国的主人，在他们头上统治数千年的皇帝从此倒了。那是个城隍爷赶生日要“出巡”的时代；上元节到处唱戏到处是鳌山龙灯高跷到处放烟火的时代；杀人还用马车载到法场上去的时代；化钱显得出化钱，人们为给太太打副首饰，肩上必须抗两缗大青钱的时代。那时候自来火还叫作洋火，用机器织的布还叫作洋布，母亲吓唬孩子还说洋鬼子要把小孩拐去炼膏火车油。就是那个时代，十字街口，锡匠店对过有个零食摊，卖花生、瓜子、麻糖、梨糕、焦枣、山里红。摆摊的是个女孩子，生的体面，做一手好针工，名字叫大刘姐，也许是大留姐。大刘姐的母亲刘大妈是个衙役的寡妇，一个踩百家门的——你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吗？这就是《水浒传》跟《金瓶梅》上所说的王妈妈一流人，凡是大户人家她都跑到，不论违法不违法的事情她都招揽撮合，她以此为生。

可是我们还得重复一遍：那是个甚么时代呀！十字街上有多少好声音哪！那时候这地方的中心不在只有三两座怪房子的火车站那边，而是在这弥漫着泥土气息的城里。酒楼上震耳欲聋，堂倌们奔走只应，骰拳声叫嚣声终日闹成一片；乡下人在街上穿来穿去，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褡裢；药铺里药臼鸣唱着，一种无从形容的快乐而又天真的声调，仿佛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它直不是这样讲吗？锡匠在另一面用木棒敲打锡叶子：梆梆！梆梆！然

后裁开,打成茶壶、茶托、花瓶、烛台;较远一点,他的老仇敌铜匠用锤子工作着:噹噹,噹!噹噹噹!将铜叶子展开,预备送客出城的脚驴不安定的动着,颈铃唧唧唧唧响着,它们被拴在钉着铁环的墙壁上;一个等待雇主的小车夫,脸朝天躺在阴凉里,忽然破喉大唱:“有为王坐金殿,用目观看……”让他尽量的看罢,这个每天赚一百大钱就无忧无虑了的皇帝,让他去看天上的云罢。一个衙役走过来了,在他前面的是个小地主,大概刚得到传票。“你老开开赏,”衙役巴结的呼唧,等到钱落到他的藏在长袖子中的手里,他便欢天喜地的高声说小地主的官司一定打赢。可是一匹脚驴意外的压倒了他,它发这么大兴,几乎把地面都震动的大叫起来,同时所有拴在路口的驴子都应和着叫起来了。真是说不尽的声音!大刘姐从十二岁起就在这种热闹中替她妈守摊,一面作针工,一面听听车夫跟驴夫们闲聊。周围全是熟人,他们买她的花生,高兴时候就逗她玩。她在这种空气中直长到十七岁。

十七岁是青春开始透露出消息,人们并以此自骄,自信将成为独立的人的时期。一个坏小子早暗暗看中了她,一个锡匠店的徒弟,名叫虎头鱼的小子,两个人从小就在一处厮混。她心里当然有数。她坐在对过小摊旁边,虎头鱼总爱做错事,有时候锤子锤到他的手指上,再不然,他将锡叶子锤成破布或弄坏旋车,被他师傅痛骂。

有一天好虎头鱼的机会到底来了。他师傅不在店里,为接洽生意到一个绅士家去的,虎头鱼决心表示他的说不出的心情,他的爱慕。可是他想出的是什么坏方法呵,这个该死的东西!事先他向屠户讨了一把猪鬃,剪成约摸两分来长,看见大刘姐在低头做活,他偷偷溜过去,然后,塞进她的领子。他立刻逃走了。大刘姐追上去,从地上拾起捲锡叶子的木棒,一直追进锡匠店。我们不知道她的木棒怎么没有把虎头鱼打伤,两个人扭起来,互相揪着、骂着、笑着,虎头鱼忽然搂住她亲了个嘴。

“好美!再香一个,你他妈好小子!”一个药铺的小郎在柜台后面喊。堂信们,车夫们,驴夫们,于是一片邪许。

大刘姐羞的满面通红,赶紧朝墙角里躲起来了。她认为直当开玩笑,并不十分在意;她没想到这件小事却几乎决定了她的一生。晚上她回到家里,她妈劈头就给她一顿臭骂。

“你仔细为您妈想想,我的小奶奶,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大,万一你毁到那个野种手上,你可教我靠谁过呀?”看出一切恶言毒咒所起的作用相反,反而督恼了她的好女儿,衙役的寡妇最后屈服哭起来了。她明白大刘姐,也许,我们也许应该说她明白自己,她深恐她女儿身上流着自己的血。原来她跟衙

役并不是本地人,并不曾正式嫁娶,当初只为不肯任命,他们背着父母双双私奔出来。她自己风流过,但是风流过了,她尝到风流的苦味风流药了。况且自从衙役死后,大刘姐成了她最后的财产,犹如猎人捕捉鸟兽,她张上网专心等待一个老浪子,有钱,好色,肯为她女儿补偿她先前失去的老本。

大刘姐身上的确流着她妈的血。在先我们说过:她生的体面,做一手好针工,而自古以来,谁又看见过有才有色反倒不高傲没有脾气的人呢?

“妈,你别说了,”大刘姐狠狠的把眉一拧,“我一辈子再不出门!”

大刘姐说话算数,以后她果然不再上十字街摆摊。半年后她嫁了人,满了她妈的心愿,作了衙门里一位师爷的姨太太。接着他们离开这个小城,县官调动了,她妈同他们一道,打扮的像一位真的老太太跟他们走了。没有人想到她当初是否甘心,凡是人家替她安排的她全接受。每逢她打扮的花枝招展出来,到绅士家回拜或去看戏,她的老相识们——那些车夫驴夫堂倌以及小郎们便谈论她跟她妈,在背后赞叹她们有福。

时间于是过去了。自从大刘姐走后,果园城发生了变化:照例谁也没留心从哪一天起,这地方的中心渐渐移转到车站那边。原是只有几座怪房子的旷野,现在人家建筑了更多更怪更大的房子,形成横七竖八的街道。根据一种极自然的结果,乡下人不再为了半斤砂糖进城;他们巢粮食到火车站去,买花布到火车站去,开眼界看热闹到火车站去,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各种商店行庄戏场。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虎头鱼原是打算学成一位好锡匠的,而结果却拉了洋车。锡匠店因为买不到原料关门了。他成了中年人,娶了老婆,老婆为他生下一群孩子。为应付一家老小的衣食,他每天从城里到火车站,由火车站到城里,终日马不停蹄的奔跑。至于那个在十字街摆摊的女孩子——他曾经倾心过的少女,他当然早已忘了;况且即使不忘,他也没有闲暇去追念她了。

有一天他意外的拉到一趟好生意。一位太太从车站走出来,一位早已失去少女的清新气息,甚至可以说,当她羞赧时候也远不是那股味了的太太,满身的肥肉和金子;耳环、手镯,耀眼欲花。虎头鱼红脸膛,短胡碴,有强壮的肩膀和腿,他拉起这位贵客就朝前跑。

“你是到城里去的吧,太太?”为谨慎起见,他跑出车站下面的市街时间。

他猜的不错,这太太正是到城里去的。

“你瞧那座塔还没有倒——这还是那座老塔吗?”远远的她就问,喜悦的在车箱里直动。

“这还是它，太太。”虎头鱼回答说，每个到这小城里来过的人首先便想起“它”，人们跟“它”是这样熟识，在谈话中间，人们把“它”模拟成有灵魂的东西，把“它”当成老朋友，甚至把“塔”的名称取消，只简单的，同时也是亲密的称为“它”了。并且“它”是如此重要，据果园城的某诙谐家说，没有“它”人们会不认识这个城，到外乡去谋生的人会不认识归路，人们走到这个城的街上还会问果园城在什么地方。

“这个老塔真结实，它有多少年了！”那位太太忍不住叹息。

虎头鱼误会了她的意思，不由的在前面乘机附和：

“这是个古器，太太，你有空可真该上去看看。”

“从前人家说上头有个狐仙，现在它还住在那里不？”

“狐仙早搬走了。它麻烦够了果园城，现在搬到别处去了。”

于是她问起魁爷——那个在暗中统治果园城十五年之久的乡绅。这真是一种不幸，魁爷早已倒了，他不再每天早上出来巡视果园城的市街，享受居民的招呼，展览他的好相貌了。在他原先的位置上坐着的现在另外一批人，他自甘寂寞，终年关在他的宝府，他的惟一的希望是等着死了。

“那么十二美女呢？她还活着吗？”她接着问。

自魁爷以下，十二美女是这小城里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个老娼妇和刘大妈是死对头，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刘大妈，她们同行。她以骂海骂山征服了全城，最重要的她知道无数有关大人家的秘闻。至于她自己，她毫无秘密，她几乎敢把全身公开。

“她还扎实吗？”那位太太重复一句。

“她还扎实着的，太太，人家说她要活成白毛妖的。”

“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岁数？”

“我想约模快七十了。”

“我记得她有个极坏的脾气，她常常骂街。”

“你说对了，太太。这个坏毛病她永没有改过。”虎头鱼拉着车子在前头跑，一面急促喘气。但是说句实话单是“这个坏毛病”十二美女也跟先前大不同了。她的牙齿落光了，头发只剩下脑勺上几根白毛，年龄终于治服了她，纵然她仍旧有骂遍全城的胆气，她的老腿也不肯再供她驱遣了。现在她每天坐在城门口大青石上，依着拐杖，嘴里前言不连后语的咕哝着，自己跟自己在那里说话。偶然从乡下来一辆送柴草的车子，她用拐杖拦住路，如同好汉们山下排开阵势，上去强曳一捆，算是她收的“买路钱”。

紧接着那位太太问起药铺的掌柜。原先的掌柜早已死了，现在的掌柜是

他的侄儿，就是在许多年前虎头鱼抱住大刘姐亲嘴时，那个站在柜台后面为他们喝彩的小郎。

“还有那个小车夫呢？”她失望的说：“那个大个儿，他老躺在凉阴里，撕开嗓子唱——他叫什么名字？”

“你说的是‘有为王。’”“有为王”也死了。正像那位将近三百年前的皇帝，他过够了穷日子唱完好戏，最后他给自己找一条绳，跑到城楼上吊死了。

她因此深深叹气——说真的这真值得叹气：人们无忧无虑的吵着、嚷着、哭着、笑着、满腹机械的计划着，等到他们忽然睁开眼睛，发觉面临着那个铁面无私的时间，他们多么渺小空虚可怜，他们自己多无力呀！

车子摇摆着进了城，他们没有看见十二美女。在十二美女经常坐的大青石上，这天坐着一个结鱼网的老头儿。

“那么锡匠，他也死了吗？”最后她胆怯的问。

虎头鱼一直拉着车子在前面跑。

“你说的是我师傅，太太；我跟他学过徒弟。”他停一会回答。

“他怎么样？他还活着没有？”

“他还活着的。他的罪还没有受够，阎王爷不肯收他。”

“他近来运气不十分好吗？”

“比不好还坏，太太。他的双眼瞎了。”

“他的锡匠店呢？他还开着吗？”

“他的锡匠店倒了，快十年了。”

“你说的真奇怪，他怎么瞎的？”

“这就是人晦气；因为他不小心，有一天他揉揉眼，他中了铅毒。”

说话间他们到了十字街。

“你看，”虎头鱼把嘴一呶说，“那就是他，太太。那就是锡匠。”

十字街转角上跪着一个要饭的，又老又脏，满身的腻垢，满身的腥臭腐烂气味，面前地上放着一口破钵。这就是他，就是虎头鱼所指的，那个把锡块以及各种无用的旧锡器放到他的锅炉里，熔成汁，倒进一块神奇的铸版，制造成诸色器物，为各处的新房客厅神祠增光的锡匠。听见有人走过来，他极响的磕下头去，额颅撞在地上，用一种难以言说的悲苦声调哭喊：

“好心的老爷太太，你行行好罢，可怜可怜我这个苦人，给你的小孙孙积点德罢！”

虎头鱼有意成全他，不等他号完，便停住车子向他招呼：

“老师，有个太太在这里问你的。”